

# 汨汨圣人血

陈源斌 著



**汨汨圣人血**

陈源斌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23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ISBN 7-5407-0756-x/I·530

定价: 4.00元

## 本书简介

我们惊叹：这里有纯净的血也有污秽的血，这里有善良的血也有罪恶的血，都是凡人的血，然而作家却赫然写道：汨汨圣人血！

我们困惑：三位男青年，仿佛法国作家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闯荡于本世纪的70年代，他们手中无刀无剑，他们以复苏的人性、尚未泯灭的良知与世俗抗争，然而又是那样的畸型，我们该怎样概括他们的意义？

在惊叹、困惑之后，我们的胸中会充盈着鲜活的生活美感，我们的大脑却又会陷入深广的思索之中。

## 第 一 章

1

车站在县城北边。比两层楼略高些的拱顶房子上竖了细长的旗杆，犹如一根木刺不慎戳在天空，总不见人拔它出来。每隔几天，便有鲜红的颜色在刺尖那儿迎风飘荡，偌大空地一边有条河滨，死水，水色和气味让人不怎么好受。现在沿岸边搭起一排低矮的防震棚，恰好把旅客恶狠狠地瞪着河滨的视线挡住。这时，一辆双车厢式通道客车开进车场，艰难地扭转着臃肿的身子，人的心上也有条土蚕吃力蠕行。空地坑坑洼洼，积满灰土，通道客车在风中终于把头掉过来，身后带着好大一片浊黄色尘雾。

“嚯，检票啦！嚯，排队啦！”

一个胖胖的女检票员从驾驶室爬进车厢，打开前门，看也不看地叫着。人们早已在尘雾飞扬时，迅疾而无声地贴着车身排起长长的队伍，黄土袅袅降落到他们的头发、脸颊和

衣服上。每个人都弓身前倾踮着足跟，摆出一副一旦放行，就随着这支人做的长箭径直射进车内的架势。

“嚯——嚯——”

苏天成站在一边，眯眼欣赏着胖检票员吹哨子的慢悠悠劲儿。不急，他想。他带着非常快活的身子，用比她还要慢悠悠的劲儿朝前走。车门那儿还要磨蹭一会，不急，女胖子是世界最慢速度纪录保持者。他打量着紧贴车身的队伍，那儿游荡着又紧张又兴奋的神情。干嘛呢？你们不想要他死的人他自己死了，他自己不想被捉进去的人你们捉了，对张口吞掉一座城市和几百万人的老天爷的恐惧，也麻木了。前面没有惊惶、悲痛、狂喜等着，后面呢，也没有机枪喷着火舌逼着，你们急急忙忙干嘛呢？他想。一个人一生难得几回能象今天！他置身事外，饶有兴趣地，冷眼看世人熙来攘往。

他插在队伍的顶头，“我是一号。”他把票递给胖姑娘。你偶尔买到张一号好票，完全值得这么试一试。

胖子用一个动作容许了他。她退上两级台阶，倚到车厢铁管扶手上。慢镜头。铁管涂了防锈漆，发出银色的光泽。他紧跟两步，头发擦到了什么，一条粗胖的大腿。女检票员倚好身子，现在把右脚踏在对面的铁管扶手上，他的一颗头颅此刻所处位置很不雅观。钻到女人的胯下是要有晦气的，应该啐一口。他挤出一口唾沫，车厢刚打扫过，地面清洁无染。头转到后面，那支队伍已把车门堵得严严实实。算了，今天就算了，不啐了。

“圣人镇！”

女胖子高声喊道，拿笔往记事本上“圣人镇”字样下面

画了一横，还回车票，大腿一缩一伸，放他过去。全是银幕上的慢动作！他坐到一号座位上去。

驾驶室门那儿有人探了一探，一张酱油色的脸。那脸缩回去了，换成一张红红的脸。红脸吃力地，然而又很矜持地爬上车来，四十大几的中年男子，衣服质地很好。酱油脸跟着很敏捷地上来，三十出头，还算个小伙子，穿了一件土黄色旧军装，两边肩头分明有缀肩章用的圆洞。一个官带着他的秘书，苏天成无聊猜想道，职务不会超过县级——没有小车，只好来钻驾驶室狭小的门。车门那儿女胖子跟人在争吵，她坚持按号检票，让最前面拿着六十五号票的乘客滚到队伍尾巴上去。那人不肯轻易丧失最佳位置，僵持着。车下面一阵混乱。

“起来，坐后面去！”一个声音对着他喊。喊话人站在车下，驾驶室门口露出一张胡子拉碴的男人脸。他掏出车票对那人扬了扬：

“我买了车票，一号。”

“你买了票，你是一号，可我是驾驶员，我可以叫这车动搭也可以叫它不动搭，”那人看也不看他。我在他眼里没有位置。“识相点，到后面去。”

算了，今天算了，他想，起身坐到三号独座上。今天我应该不跟谁斗气。

“三号你也别坐，胡主任他们三个人，知道吗？”胡子脸现在看了他一眼，似乎在惊讶他的动作这么慢。胡主任——估计是那个中年人，和酱油脸一声不吭。用沉默来鼓励自己的走狗。

他重新挤出一口唾沫，扭过头去找那张胡子拉碴的脸，

一个肤色很好的年轻人走到驾驶室门口，胡子脸忙着上前招呼，要那人别急，位子留着呢。又退步恭让着年轻人上车。苏天成将唾沫再次咽回去。你到底是个懦夫，他骂着自己，起身让开座位，坐到后排第二十四号位子上去。

年轻人是他初中同学吴道文。他俩同班过一个月，在二排——那时叫排。吴道文后来到了三排去了。三排学生全是干部子弟。吴道文的父母在镇食品站，父亲操刀宰猪，母亲拨算盘开票，小姨父却在县物资局掌权。科局级，比三排那班耀武扬威同学的股级父母大多了，威力就穿透到姨侄身上，他想。那届人初中毕业被“一竿子”撵下乡去了，极少数例外：吴道文招工；他年纪太小，上两年高中，也到广阔天地初中同学那里，补课。

他不想和吴道文打招呼。他拿不准吴道文会不会应答。自卑心理。下乡第三年，一天大家结伴回镇看电影，看到一半，人群里有人说：“吴道文来了，”知青们一忽拉都起身，握手，握手。他在知青里熬出的名气到吴道文面前分文不值。有热心同学介绍说：“这就是苏天成。”吴道文伸出一只手，眼睛却看到他的后面，后面是一位女同学。他主动抓住半空虚晃着的手握了一下。真下贱！吴道文已经有工作，人在城里，要应付多少世面，一颗脑袋容量有限，装不下许多往事，我若是在这个位置上也会这样的——当时他想。你现在不是也招工了吗？在广阔天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夜里，总有那么几夜在胡思乱想。一会儿拿顶帽子站城楼上对黑鸦鸦人群一阵乱招；一会儿想象自己就是吴道文：下面是三合一藏青裤子，上穿一件雪白衬衫，一根牛皮带把白衬衫扎进腰眼，红底烫金工作证打衬衫口袋那儿明明白白印出来，想对

谁笑就对谁笑，想不招呼谁就不招呼谁！倏升倏降，刚上天，又入地。

汽车抖动一下，行起来。驾驶员对着车场出口处的人按了几声喇叭，脸上一根胡须也没有。讹诈！

“小姨父，”吴道文坐在三号座位，对一号的中年人说，“招工今天发榜了吧？听说工种都不太好呢！”

“县肉联厂、马鞍山铁矿、华东输油管道，一个比一个苦。”酱油脸插进来说。

“也有好的：邮电局。”胡主任说，“两个名额：县革委祁主任堂姨侄。另一个倒不清楚。”

“哦，亦峰，”吴道文现在叫那个酱油脸，“就是那个苏天成。”

“小古，你认识？”胡主任侧脸问道。

古亦峰摇摇头：“我只知道名字。”

“我俩初中同过一个月学，是个孤儿，听说连亲戚都没有，所以放在二排，贫民排。”吴道文说，“我招工时，因他太小，才读两年高中凑足年龄下乡的。”

“弄到这个名额，”胡主任声调平缓、字词却极清晰地说，“总有大来头。”

嗨，这话可是物资局一把手胡主任亲口说的！苏天成想。他觉得有必要重新评判自己。你的兴奋太不象回事了，温度远远不够。现在应该明白招工办异样的气氛了。县招工办屋里站着好多人，男男女女，等着一个中年妇女开介绍信。妇女脸色板得象个大债主，气势汹汹地往纸上写下一个个债户的名字，抱怨他们一万年前的债至今不还。也许她的当知青的弟弟妹妹侄子外甥招工名额让谁替换了！妇女身边



的墙上靠着一溜折叠椅，没有人敢拿来放开坐。轮到他了，小心翼翼走前去，妇女忽然龇牙对他笑一笑。“你就是苏天成啊？”冷若冰霜的脸即刻春意盎然。伸手打开一张折叠椅，“请坐，我这就给你开。”他坐下来，满屋目光早把他裹住。男人又妒又恨，女的眼光立时化作钩儿。邮电局！两个！人群里掠过这些字眼。他跨出门槛时，无数的钩儿还在他后背上缠缠绊绊。

唱一支歌吧，多弄些笑容放到脸上去吧，让热度烧起来，兴奋到唯一两个其中一个还是县革委祁主任堂姨侄的邮电局新工人应该兴奋的样子吧——他鼓动着自已。可惜时间不允许付诸实践：汽车在一个三角形空地上转弯，圣人镇到了。等客车把头挣扎到对县城方向时，邱根宝已隔着车窗玻璃，朝他频频招手。

## 2

吴道文在自己家里扑了个空。他只好滞留一会。母亲搬张椅子过来，然后在旁边定定地瞅着他；父亲则把一双手往大腿上搓来搓去。午后两时半，宰掉的猪肉上午已卖完，现在他们休息。吴道文讨厌他们。母亲老在打主意用慈爱目光作绳索捆住手脚不放他再出这屋；父亲呢，要么喜欢得拿手在腿上搓呀搓的，陌生人会疑心他手上的猪油没洗干净。要么就大把大把给他钱。钱他并不缺。每周他在小姨父家吃四天饭，分文不付。余下的有吃请、朋友热闹、单位陪客，每月工资整整地存着放在何芳那里。大约每隔半年，他才肯十分懊恼地收下父亲不断送来的许多钱中的一笔。吴道文看父亲

腿部裤子快被手搓出破绽来了，狠下心想立即就走，他怕父母又问什么时候和何芳结婚，这是个最频繁、也最让他反感的话题。幸好，今天父母一个字也不提。

他顺着窄狭的街道七拐八转地到区委会去。小姨父被区委胖书记请去吃午饭。“胖书记”是正经场合的称谓，背后大家喊“qī”书记。在本地方言区域里，“吃”读这个音。qī书记以摄食量特大、进食范围极广而遐迩闻名；又以工作能力很强、再大世面也应付裕如、错综复杂人事关系能妥善调节而佼佼于同侪。胖书记永远打不倒，也永远只是副职主持工作。

小姨父和胖书记正在区委办公室聊天，每人捧一只茶杯，茶叶是三块八毛八的那一种。职业病！中午吃得不错，已经午休过，两人气色都很好。

“这是吴道文，我姨侄，刚到你地盘上搞‘路教’，”小姨父说，“当心他拆你的台！”

“我的台没什么好拆的，只有一张馋嘴巴。”胖书记伸出宽大肥厚的手掌，毫不隐讳地说。胖子竟用这种眼光看人，在看一只老鹅？一只肥鸭？一只仔公鸡？他想。

小姨父也伸出手来和他握一握。胖书记贪婪目光里多了一种惊诧。他不以为意。小姨父不止一次说他是块材料，只要逢着机会就成。差不多在每个正规场合，小姨父都一视同仁地跟他握手，以示郑重，提起别人对他的注意。

“你忙吧，”小姨父起身对胖书记说，“我到对面跟病人说几句话，表达个意见，就赶回去开会的。”

侯家就在区委会斜对面一条窄巷子尽头，五分钟就走到了。碎砖墙，小瓦顶，不定哪天坍塌下来。他跨进腐朽了的

门槛。我是哪一年跨过这道门槛的？他摸了摸额头，发际处有一个小洼坑，肉疤已经看不出来。二十年也快到了吧？

侯小康迎了出来，笑着，递着香烟，探询的神色。训练有素了，寺院的知客，国家礼宾司长，连队文书，人民公社事务长。

“这是县物资局的胡主任，是我小姨父。”吴道文说，“我叫吴道文，在安平公社搞‘路教’——来看望侯老。”

“谢谢喽，请进屋坐吧！”侯小康躬身让着。

往昔干瘪委琐劲儿没有了，身子胖起来，倒添了干部味儿！吴道文想。侯小康一辈子也没有正当职业。所有的人都讨厌他，称做“侯大癞子”，让你仔细看却也说不出一点儿劣迹。大难不死有后福。他十一岁那年钻人群里看侯小康挂着猴头牌子——重六十斤，铅质，被迫朝架在一起的两只板凳上站，板凳摇摇晃晃，四根红白棍子照脚踝骨敲将上去，身子在半空中直抖索，不是装假：豆大汗珠爬过蜡黄面孔跌落地下，湿成一片。请示汤司令——现区武装部汤部长，有话传出来：明天再加两只凳子，不敢上，用八根棍子照脚踝骨敲上去！第二天，八根棍子果然把一个挂铅牌的人敲上第四只板凳，晃晃荡荡表演了十分钟，一头栽在当街圆石上，红的白的红白相杂的。有人看得仔细，脑壳裂成五块，三大两小，那块石头至今还在街当心。世上少了一个坏人——却不是侯小康。头天晚上侯小康忽然被释放，摘去白袖套，还原为革命群众。天大奥秘！

走进堂屋，大相框里有一个人对这三个人笑着。草绿军服，鲜红领章帽徽，四只口袋，人民解放军军官，雄姿英发！侯小康的儿子。儿子某一天连户口、介绍信也不带就在镇上

失踪了，不久寄这张穿四口袋军服照片回来，人们才明白侯小康突然释放幸免一死的缘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毫无恶意地想。侯小康儿子一共上过四个四年级，在第二个四年级时他俩打过一架：他脑壳上挨了重重一记板凳角，没有白的，只见红的流来流去。他父亲怀里揣把剔肉尖刀，让血一直滴到侯家门口，寻侯家小杂种不见，请侯小康用一颗头代替儿子，侯小康顶上房门栓抵死不干。侯老太爷仗着长辈，出来亲自求情，又让杂种孙子磕一个响头，让儿子贴出五角三分医药费，才算了结——侯老太爷就是现在躺在床上的病人。

病床罩了一顶圆眼纱帐。侯小康大声把吴道文刚才的解说词对病人重复一遍。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一具躯体而已，枯骨突出的脸上毫无表情，半开的眼睛里神色茫然，不见搅起一星涟漪。客人亲自喊了两句“侯老太爷保重”，仍无回应。小姨父耐心地拿起一只手握了握，绝不是象征性的。他也跟着握一握，恰如抓了一把枯柴，硌得手掌肉疼。

假如你也有一个女婿当省政法小组组长的话，老了也满可以让物资局革委主任挤时间爬进通道客车颠簸四十五华里看你然后再赶回去开党组会！吴道文想，可怜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史明同志对家乡建设，特别对我们物资局工作，不止一次关照过。请代问好！”小姨父跟侯小康依依握别，嘱咐说，“今后需要什么，请尽管说就是了。”

“有事，我可以传达的。”吴道文补上一句。

古亦峰坐在垂杨柳树丛里拿着邱根宝的鱼竿钓鱼。毫无收获。邱根宝帮挖的一雪花膏瓶红蚯蚓早已空空如也。准是“罗汉狗”们捣的鬼。罗汉狗，一种半寸长宽如柳叶的鱼，极狡猾，意志顽强地跟钓鱼人作不懈的斗争。谁碰上它们就是晦气；极小的躯体永远提不起你对它的斗志，可是你总也摆脱不了它的纠缠！鱼浮开始律动，他提一提，空钩，只剩一截蚯蚓。他拔下一根头发，将那片红肉系紧，故意露出锋利的钩尖。愿者上钩！他再也不看水中的鱼浮。

象他这种出身的人提根鱼竿蹲在小镇的水塘边，真是天大笑话，家族的奇耻大辱！当年他背着葫芦在船板上爬来爬去，大网里捞起的鱼，有多少不比他身子长？为了少跟邱根宝说话，你只得傻瓜似地蹲这儿！邱根宝对人太客气，极其诚恳、不带任何虚伪劲儿的客气。他很感动，但不对自己胃口。倒茶、递烟、削水果，你跟他永远结不成生死同盟！吴道文大概此刻正抓住病人的手作中层干部状吧？登台预演。吴道文曾经建议一道去探望病人，他犹豫了一会。你这会儿随别人去看那么大官儿的岳父，似乎没到火候。吴道文午后突然改变主意，不打招呼径自去了。我对吴道文还是那句评价：政治上不成熟！哼，对中午让席的事有意见，皮毛小事。那个苏天成还在睡着，请别瞧不起。苏天成那种打破常规、还有那种摸不透的吸引力，倒蛮对我的劲。你呀，总是对新的人呀事呀东西呀什么的发生兴趣。

吴道文大概回来了，苏天成也该醒了。他收起鱼竿，一

边往回走一边系着鱼线，鱼钩上的残段蚯蚓不见了，连头发丝也拖了去。都不愿上钩。

早钓鱼晚钓虾，中午前后钓鸡巴。他在垂杨柳丛中穿行着。——鸡巴！这个词是一个党员、副连级飞行教官、轧花厂政工、路教工作队员说得出口的吗？人们不知道我出身卑贱，人们更不知道我内心深处的卑鄙。在部队入党、提干？不过是犯了一次错误应予严惩的误差；轧花厂政工？不过是对岳父耍了一次流氓；至于路教队员，暂时还没有浑水摸鱼乘机捞政治油水的想法，但请对我别过分乐观。没有人对我作过全面的深入本质的考察，大家只记住我多少年来一件件做下的有益社会的行为，我时常扪心自责的几个不光彩举动，人们不愿承认它的错误性质。当心点，你们，古亦峰对冥想中的总把他往好处捧的人们发出警告，总有一天我会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不是功德昭彰，就是丧天害理！

4

“其实我俩本来就要找你的。公事：向你外调。”他说，“谁知在根宝这儿碰到，大家成了朋友。”

“哈，你们路教工作队！”苏天成忍不住笑了，“我在广阔天地当知青时，有问题吗？”

他拿眼看吴道文。吴道文紧闭嘴巴，坐旁边一声不吭。五天前，他和吴道文约好，结伴回县城领工资粮票，路过公社队部时，工作队长让吴道文顺道圣人镇，以同学身份，试探一下苏天成。吴道文想都没想，一口答应了，他站旁边暗自好笑。怎么，面对严峻的现实，你终于记起自己是他的同

学了吧？你终于尝到这种尴尬滋味了吧？

“别误会，”他决定开诚布公地说话，“别人的问题，我们想从你这儿找到打倒他的缺口。”

“两位友人：老同学和新朋友，”苏天成敏感地说，“在动员我把一个人出卖掉！”

“算了，又不是正式派给我必须完成的任务，去他妈的这次外调，”吴道文沮丧地站起身说，“亦峰，天成，只当没有这回事：别伤了朋友们的和气！”

古亦峰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若到此结束，就真地伤了朋友和气啦！

“也许你早想把他出卖掉了，只苦了没机会。”他突然说。

“这人是谁？”

“你下放的那个安平公社书记：刘索索。”

“哦——”

“有好多揭发他的人民来信，都有蛛丝马迹可寻，”吴道文很及时地插进来说，“队里已将他列为大案要案，争取以最快速度突破！”

“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他补充说，“不需要强调什么保密不保密的。”

“我能做什么呢？”苏天成问。

“两件事。第一件是：你把招生名额主动让给了邱根宝。”他说着，眼睛看了看屋里。门关着，邱根宝早已回避了出去。“信上揭发说，你并非出于主动，而是在刘索索的威逼下，强迫……”

“不，”苏天成打断他说，“我没有受到谁的威逼，我

确实自愿让出了那个名额。”

想想办法，别灰心。古亦峰鼓励着自己。

“被迫或是自愿并不重要，”他说，“关键是：信上说刘索索以让邱根宝在那年招生为砝码，索要了很大一笔钱。”

“邱根宝自己怎么说？”

这不是新朋友纠正某个谬误的说话方式，有门儿！

“他问我：你愿意自己的形象跟着别人一道不光彩起来吗？”

“这句话是够说明问题了！”

“可惜形不成证明材料！”

“我的话也形不成证明材料——”苏天成说，“你们应该明白邱根宝父亲的死因！邱根宝下乡后，所有的混蛋们都向他伸手要钱：小队干部十元二十元地借，只借不还。后来是大队干部，一百二百。三年前，刘索索也嗅到了这股味儿，保证那年给邱根宝招生，一口气要了八百整——这些钱是父亲为了独生儿子不在乡下受苦，从公款里借出来。也许刚借钱时动机就很明白：债主死了，欠的债也跟着清了。”

一条人命！古亦峰想，亲爱的刻意想整倒刘索索的工作队长同志，您的队伍里现在多了我这个帮手啦！

“可是，那个招生名额落到了你头上，”他保持着冷静，“刘索索只得向你施加压力！”

“我说过没有人威逼过我。”苏天成说，“招生名额给我系形势所逼：那年突然提出招生要推荐和考试相结合，刘索索也不敢担白白废掉一个名额的风险，只得根据全体知青大会推荐意见，给了我。我深知邱根宝的不幸遭遇：父亲死了，母亲没有工作。然而邱根宝毫无被录取希望。到最后一



刻，我得知担任本区主考大人的一位中学校长，是我的忘年朋友，才做出了让名额的决定。”

“我听根宝详细说过，”吴道文插进来说。讨厌，应该让当事人自己说！“那年是面试。你事先带他到主考的中学校长那里，商量了问的和答的。还有，他的招生大表还是你帮他填写的呢！”

“刘索索向知青敲诈勒索确是事实。”苏天成回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上来。嗯，这个人倒是个办案人才！“但是，你老古不能用这件事来打倒他。——应该用别的与兄弟们不相干的事，把这个混蛋打翻！”

“用与姐妹们相干的事，行不行？”他决定调节一下气氛。是大手笔自从容！

“你说的是第二件事吗？”苏天成问。

“你在陆玉妹怀孕五个多月时，突然宣布和她订婚，”他单刀直入道，“谁都知道那个肚子不是你的！”

苏天成点了点头。

“有封匿名信揭发说：肇事人是刘索索。”他说：“陆玉妹那里口封得很紧。现在正在对可能写信的人排队，暂时还无结果。”

“也许你们在排队时不该把我漏掉，”苏天成神色暧昧，

“可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我也得这么说：在我这儿找不到那件事的缺口。”

“能说一说，”他换了个角度，“你和陆玉妹突然订婚的原因吗？”

“很偶然：有天晚上我读完了一本书，夏绿蒂的《简·爱》，不想马上睡觉，便到附近的大塘埂上走走——月光下我